

■图片故事

种子与光芒

□叶艳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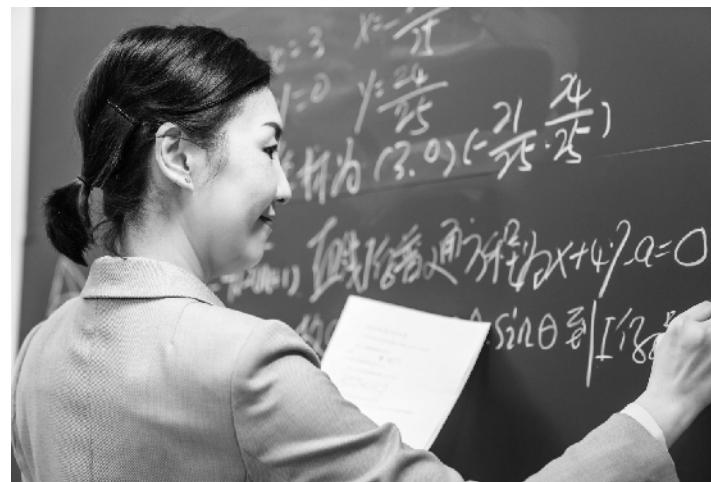
秋意初染，山峦层叠处，一所小小的学校迎来了它的清晨。国旗升起，孩子们的读书声脆生生地荡出窗外，撞在对面的山壁上，又隐隐地传回来。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这个姿势，已经保持了30年。

她的讲台是旧的，漆皮斑驳，露出一块块木头的本色。那块洗得发白的蓝绒布铺在上面，边角处已经起了毛球。粉笔灰染白了她的袖口，也悄悄藏进她额间的皱纹里。孩子们说，李老师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犹如两弯新月，那光柔和得很，能照进人心里去。

这里的孩子，大多是山里人家的子弟。他们的世界，从前只有一道狭长的天空和一条蜿蜒出山的路。是李老师，用拼音和方块字为他们推开了第一扇窗。她教他们写“山”字，说你们看，一座山连着一座山，这就是我们站立的土地；她教他们写“出”字，说一个人从大山里走出来，脚下要踩着知识，脊梁要挺得笔直。

有个叫小松的孩子，性格有如山涧的石头，被流水经年冲刷却沉默如初，上课总望向窗外。李老师不曾斥责他。一次课后，她问他：“你看云看了那么久，看出些什么名堂没？”小松愣了愣，低声说：“它们……一会像棉花糖，一会又像匹马，跑着跑着就散了。”李老师笑了：“那你把它写下来，就是一篇很好的日记。”后来，小松的作文里有了会跑的马和甜的云，他的世界，不再只有沉默的大山。

校舍旁有一小块坡地，李老



师在课余时间带着孩子们在那里开了荒，种上玉米和向日葵。她说，读书和种地是一个道理，都要下慢功夫，都不能误了时节。秋天，他们收获金灿灿的玉米，也收获卷子上红艳艳的对勾。她把炒熟的瓜子分给孩子们吃，告诉他们：“你们看，向日葵低着头，不是因为害羞，是因为它结满了果实，心里踏实。人读了书，懂了道理，心里踏实了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

许多种子，就这样被李老师亲手播下。有的孩子走出了大山，去了遥远的城市，成了工程师、医生、教师。他们寄信回来，说：“李老师，城市的楼很高，但我记得您说的，山外有人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。”

望着孩子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她站在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，忽然觉得30年的光阴都凝结在这一刻。粉笔灰落在她的发

间，化作秋霜；岁月刻在她的掌心，变成纹路。可她依然保持着那个最初的姿势，微微前倾，仿佛永远在倾听，在等待，随时准备给予一个鼓励的眼神。

春风秋雨30年，她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，自己的根也越扎越深，她与这座大山早已血脉相连，她的生命已然化作一条隐秘的河流，静静滋润着这片土地。那些走出去的孩子，带着她的印记走向四面八方，宛若被风吹散的种子，在哪里落地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，长成一片新的绿荫。

原来，最深刻的耕耘不在于改变了多少山河，而在于唤醒了一个个沉睡的心灵；最永恒的光芒不在于照亮了多远的前路，而在于点燃了一盏盏不灭的心灯。这山，这校，这人，早已融为一体，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传承的故事——平凡如尘，却重如山河。

在北京访作家故居

□李清

城市里的各种人文场所中，我最喜欢的除了博物馆，就是作家故居了。我现在生活的北京，是很多作家曾经闯荡过的地方。而去不同的作家故居，就像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北京鲁迅故居的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。1924年春，鲁迅先生购入位于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宅院，直到1926年8月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，他在此处居所住了两年多，这也是迄今在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居所。在此居住期间，鲁迅先生完成了《华盖集》《华盖集续编》《野草》三本文集和《彷徨》《朝花夕拾》《坟》中的一部分文章，印行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热风》等著作，同时还主持编辑了《语丝》《莽原》等周刊杂志。

自1950年至今，北京鲁迅博物馆已收藏文物藏品3万余件。先生遗物包括文稿、书信、日记、译稿、辑校古籍手稿、题赠卷轴等手迹，还有藏书、墓志拓片等收藏品，漫步其间，仿佛能透过这些旧物，触摸到鲁迅先生当年笔耕不辍的身影。故居的屋外院内，先生亲手种植的白丁香和黄刺梅依旧生机勃发。

老舍在北京前后住过的地方共有10处，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一处小院是他居住时间

文传》里记载，郁达夫曾专程到沈从文住的“窄而霉”的小屋看望他，见到这位寒气包围中的青年作者，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送给他，请他吃饭，拿出五块钱付账后，还将剩下的三块多钱都给了他。在郁达夫的帮助下，沈从文在艰苦环境中写出了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《湘行散记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从普通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知名作家。

东城区东堂子胡同是正式挂牌的沈从文故居，他1953年入住于此，在这里进行“中国古代服饰资料”的研究。而前门附近大栅栏杨梅竹斜街61号，过去是西西会馆，他初到北京时曾住在这里。寒冷的冬季，没有火炉，睡觉时把全部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。《沈从

文传》里记载，郁达夫曾专程到沈从文住的“窄而霉”的小屋看望他，见到这位寒气包围中的青年作者，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送给他，请他吃饭，拿出五块钱付账后，还将剩下的三块多钱都给了他。在郁达夫的帮助下，沈从文在艰苦环境中写出了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《湘行散记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从普通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知名作家。

穿梭在北京城里不同的作家故居，就像翻阅一本本厚重的文学典籍。在这些地方，我仿佛看到了作家们当年在灯下奋笔疾书的模样，感受到他们在文字里倾注的喜怒哀乐与对时代的思考。这些故居不仅是建筑的留存，也是文学精神的延续，滋养着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。

邮筒两端的青春与世界

——读《1938回答2026》

□聂楠

当徐海蛟以高中生家长与作家的双重身份，凝视着学业压力下的少年，他写下的《1938回答2026》，早已不只是是一部穿越小说。这部作品借两个相隔88年的神秘邮筒，让1938年西南联大的梅妹与2026年的闻小秋隔空对话，在烽火与和平的时空碰撞里，为当下的青少年点亮了一盏关于“青春价值”与“世界关联”的灯。

这本书最动人的力量，在于它直面了当下青少年的现状。徐海蛟笔下的2026年，少年们的世界被“45平方米的课堂”与“A3纸的试卷”框定。主人公闻小秋最初的状态，正是这代人的缩影：她对课堂外的一切漠不关心，直到与梅妹的书信联结，才撕开了这层封闭的薄膜。这种对现实的精准捕捉，让作品有了强烈的代入感，也为后续的精神觉醒埋下伏笔。

而跨越时空的西南联大故事，恰是刺破迷茫的那束光。徐海蛟没有堆砌史料，而是用一个个鲜活的细节，让联大精神变得可感可知：赵忠尧将50毫克镭藏进咸菜坛，伪装乞丐千里护宝；闻一多“誓不下楼”钻研古典文学；华罗庚在牛棚上写下《堆垒素数论》；周培源为赶课跑死三匹瘦马；冯友兰在防空洞完成《贞元六书》。这些故事通过梅妹的书信，缓缓走进闻小秋的世界——不是枯燥的历史知识，而是一群人在烽火中“守住书桌”的坚守，是“用性命捍卫真理”的热忱。当闻小秋得知这些先辈在破陋的茅草屋里，仍为民族未来奔走时，她开始明白：青春不该只有试卷，读书也不止为安稳，还有更辽阔的世界与更重要的责任。这种精神的传递，没有说教，却在时空对话中自然浸润，极具感染力。

“世界与我有关”这一核心命题的唤醒，是作品最深刻的价值。随着书信往来，闻小秋的视角逐渐打开：她不再只关注成绩，开始留意校门口的梧桐林荫路、农贸市场的烟火气，甚至牵挂贫困山区的孩子。徐海蛟用细腻的笔触描写闻小秋的转变——从“我的世界只有课堂”到“前塘河的小鸭、远方的苦难都与我有关”，这种觉醒，正是联大精神的当



代延续。1938年的梅妹与先辈们，用行动诠释“世界与我有关”：他们护持学术火种，是为民族的未来；他们反抗侵略，是为守护脚下的土地。而2026年的闻小秋，则在这种精神感召下，重新定义青春——不是被动接受生活，而是主动拥抱世界，在理解他人、关怀社会中找到读书的意义。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共鸣，让作品超越了个人成长的叙事，有了更宏大的人文关怀。

书中“穿越”的设定，更显匠心。徐海蛟没有让闻小秋直接回到过去，而是借AI与大数据的现代元素，让她以“预知未来”的视角帮助梅妹，同时又在梅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。这种双向的互动，让两个时空不再割裂：现代科技的便利与战时的坚守形成对比，却又在“守护与成长”的主题上达成统一。闻小秋帮助梅妹铲除特务，是对先辈精神的致敬；梅妹唤醒闻小秋的责任意识，是对当下青春的指引。这种巧妙的叙事设计，让故事既有悬念与趣味，又不失思想深度。

徐海蛟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1938年的烽火，还是2026年的和平时代，青春的本质从未改变——它需要理想的点燃，需要责任的支撑，更需要“世界与我有关”的觉醒。当闻小秋重新望向窗外的朝阳与露珠，当她开始理解读书是为了“让世界更好”，我们便知：这部书不仅是写给青少年的成长指南，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精神礼物，它提醒每个读者：你的世界，远比想象中辽阔；你的青春，本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）。

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